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吳郡志卷三十七

宋 范成大 撰

縣記

吳縣在府治之西二里廨宇紹興二年知縣蔣結建縣門淳熙十二年知縣趙善宣重建并書額廳之西有平理堂無倦堂堂之西有延射亭天聖七年知縣徐的建亭之南北各有小山山有小亭南曰松桂北曰高蔭皆淳熙五年知縣趙不念建吳令壁記二范成

大又為續記一世代氏姓猶可考云

唐大歷梁肅撰
壁記在春秋時

列國各有屬邑其主者魯謂之宰楚謂之尹晉謂之大夫秦時天下始置令長宅一同之內操賞罰之柄有人民焉有社稷焉風俗善敗本乎身黎元安否繫其政其體大矣自京口南被于淝間望縣十數而吳大國家當上元之際中夏多難衣冠南避寓于茲土叅編戶之一由是民俗舛雜號為難治加以州將有搃兵按部之重邑居當水陸交馳之會承上撫下之勤征賦郵傳之繁倍百他縣夥乎其中不可勝紀大歷十一年天官擇可以長民者於是范陽盧公繇太原府祁縣令為之外寬內明敬事而信政本於仁飾身以文下車三年閭境之人安居樂義而不知安樂之所從來蓋平以和也夫君子立身論道之通塞不論位之升降吳縣下畿服一等公俯而為之抑選部為官擇人而其履道從政所由然也予知者敢錄其

實書于東序以播其令聞時十四年二月甲子翰林
學士梁肅記此記得之類書中若其姓名則不復可
考矣郭受記厥今天下經用之所資百貨之所植東
南其外府也渡淮而南濟江以東督府且十附城且
百而田疇沃衍生齒繁夥則吳實巨擘焉予嘗登靈
巖之巔俛而四望眈澹脈分原田碁布丘阜之間灌
以機械沮洳之濱環以菱健則烏鹵硤確變為膏澤
之野蘋藻葭葦壘為秔稻之陸故歲一順成則粒米
狼戾四方取給充然有餘出乎胥口以臨震澤積水
無涯兩山對峙桑田翳日木奴連雲織紵之功芑苴
之利水浮陸轉無所不至故其民不耕耨而多富足
中家壯子無不賈販以遊者繇是商賈以吳為都會
五方畢至獄市雜擾搢紳以吳為樂土僑民閭里幾
亞京雒為政者急之則怨而駭緩之則弛而肆泛然
而多容則請謁紛紜幾至於亂法毅然而多拒則謗
詈叢集必困於遊談宰字之任信難矣右通直郎許

君來領是邑直方不撓有骭骭之風簡易無苛得調
晒之術蓋常急於豪猾緩於善柔整其大綱濶其細
故為之期年而縣告治元祐六年靈雨敗稼吳民阻
饑君日慰籍而拊循之賑給務均卹隱求實不事虛
名而為具文也予以是知君之篤於從政也舉茲以勉
旃則其於整凋弊而應盤錯也何有焉水災之明年
君且代矣乃悉求前為此縣者之名氏爵里將書而
刻諸石顧其僚郭受曰吾為是俾來者有攷焉爾予
為我序諸辭不獲命因槩敘吳風而毛舉君政之一
二許君溫陵人世為學家甚博而文異日顯用於時
當不獨以循吏稱也元祐七年五月初一日縣尉兼
河塘溝洫郭受撰乾道三年范成大續記吳令壁有
記尚矣唐大厯己未梁肅為之詞者今盧某所立石
亡而文傳本朝元祐壬申郭受為之詞者今許公輔
所立石雖存而中更兵燹缺裂無幾後七十有六年
晉陵袁君祖忠政成將歸始治二石更刻之又斷自

建炎以下為之續記實乾道紀元之三祀歲在丁亥
距大歷垂四百年而題名三立相望可攷吏民以為
盛事然吳之為壯縣固自昔志之風俗之嫩生聚之
繁覽觀之勝著于二碑者自若獨官事搶攘日不暇
給必出于甚難而後能善治視昔類不同者非特吳
為然余行四方所過縣邑數十百見大夫皆厭若其
官齎咨太息悔邇之來而憂後之不得脫余私怪其
說甚哉何至於此及切磋究之使一言其詳則曰古
吏憂民而已今顧不然叢爾邑負責猶數鉅萬晝夜
簿遽唯錢穀之知且不能報期會有如一日姑舍是
而用力於民不崇朝百適滿矣彼齎咨太息厭苦而
欲脫者真有味其言哉今夫急催科則愧政專撫字
則愧考兼善之誠難若袁君蓋幾於無愧者其政先
理而後情弛例而舉法故吏不能竝緣士不敢奸以
私民有訟自揣不當勝望寺門心醉卻去直者家居
待報曰無庸謁吏明府自辯此坐堂上再期人信之

如一日至於大官之間須求於無有責課於非時則又從容辦給弗以厲民率常最於他邑嗚呼可謂難也已旦莫去此至大官執益易於為縣其所成就何可量按續記所登載無慮三十人而未有顯者必將自表君始僅余言猶信來者尚勉之八月十五日左奉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范成大記并書

延射亭在縣治中天聖中縣令廣州觀察支使梁允成

所作自監郡而下皆集而射之極一時賓友之勝觀

章珉所記足以想見當時州縣仕者之寬舒云

章珉記

臺故封為一都會郡領五邑吳實首之百里之封五品之令叢歲限以常調治付中銓是將赤子奉其吐齒國家精求治本重字人之寄近制銅墨之任闕即以京僚洎朝列或幙賓以補之先是縣署占勝逼于

閭閻綿歷歲祀梁木將壞乃有前宰棘寺丞徐君縉
完之圻授訖功移符罷去則今南越郡計馮君寔代
之也君世襲衣纓練明吏術下車未幾政用佳茂迺
因聽訟之隙周睨廨舍患無清曠之所得奉燕息之
娛縣之西偏舊有幽圃俯于佛舍并吞仍歲君披圖
按籍命工糞除疊繚垣以入之繇是砥平其基而歸
然為亭雲集板築而炭乎為棚蔭以佳木之清畦以
雜花之英穿沼以類滄溟築山以擬蓬瀛五畝之地
百步之逕而嘉致足矣君衆藝畢給愛客忘疲每結
筍絕稀簿頷多暇春華爛而在目暑風冷然罷扇秋
英隆砌冬霰集楹君賞心樂事擊鮮為具名貴介公
子同僚諸英注弦筈以引滿撤絲管以度曲賽百嬌
之楛矢爭半先之奕路中厨出乎豐饌而千里之莩
下豉雕盤薦乎佳實而庭山之橘厥苞白日已過賓
醉未去燭已見跋主歌未晞雖洛中之李倫山陰之
辟疆咸有名園雅好賓侶吾不知其彼為勝此為劣

也亭之既成命賓以落之監郡集賢公嘉乃好事隨其景趣悉為雅名揭于華榜觀者知意此用畧諸若君愷悌之政殊尤之績米風謠者入境可知固不在因亭以敷暢之也下幙不佞嘗從事於文墨請書締結之始謹用春秋之法異時宰是邑者集簪纓於斯秦犬嬴於斯惟其圖之天聖七年春三月二十有六日吳郡從事試芸臺警書郎武寧章珉字伯鎮記楊備詩高臺蕪沒曲池平十萬人家古縣城煙水雲山屏畫裏闔閭墳域舊都名

長洲縣在府治之北三里長洲縣分自吳縣自唐以來為名邑本朝王禹偁嘗為之宰哦咏最多邑望益高

縣有茂苑歲寒二堂掬月蟠翠二亭

王禹偁記天下稱宰邑之賢者

率以宓不齊為稱首以彈琴化民民不忍欺謂得致
理之要也殊不知行是道者不獨繫于人亦將繫于
時矣當時皇室雖微皇經未絕有周禮在魯則單父
豈曰亂邦有聖人為師則子賤宜乎行道居百里之
位得諸侯之權社稷民人自我而已井田車賦得均
其輕重刑罰教令得濟其寬猛凶荒水旱得專其賑
恤農時民力得聽其休息然則無私于心克儉于身
辯田之腴瘠定賦之上下強暴者刑之以法孝悌者
旌之以禮寬其教以誘人峻其令以納吏時豐則斂
之歲饑則賑之農有力而不奪役非時而不行闢之
以庠序誨之以禮樂使父子親兄弟友夫婦和然後
祭祀以事鬼神行賚予以睦鄉黨自然懷土不散熙
熙如春弗知其然而然也在上者不鳴琴而何俟哉
洎王道云亡霸圖孔熾大小相併強弱相攻區區子
男宗廟不保故傳曰漢南諸姬楚實盡之又曰楚縣
陳蓋縣之始也秦併天下畫三十六郡則小國皆為

縣而隸于郡矣國之于郡猶身之有臂也郡之于縣猶臂之有指也國取于郡郡取于縣縣取于民是以臂指撫民而自奉也由是田有暴賦丁有常庸春役而夏不休朝令而夕必具小則懲之以殿最大則憚之以刑法豈惟道不能行亦將身就其辱遂使宰邑者苟祿食免笞罵而已昔人歎徒勞賦歸去者為是也向使子賤復生亦將捨琴折腰奔走不暇況行道乎雖欲不顧其時不程其力亦猶建一指而扶天柱不其難哉時使之然也長洲之名見吳都賦貞觀中分吳縣以建之垂二百年宰名氏縣誌闕焉錢氏享國幾一百稔專建屬吏莫得而知皇上嗣位之二載漢南王歸于我國家始設官以理焉袁仁鐵首之王禹偁次之其土汙瀦其俗輕浮地無柔桑野無宿麥飪魚飯稻衣葛服卉人無廉隅戶無儲蓄好祀非鬼好淫內典學校之風久廢詩書之教未行兼并者偕而驕貪窶者欺而墮田賦且重民力甚虛租調失期

流亡繼踵或歲一不稔則鞭楚盈庭不能輯事矣至
有市男女而塞責者甚可哀也蓋隔中夏之政浸小
國之風使今聖人求理于上庶官陳力于下斯民之
泰具有漸乎禹偁非循良之才泚涸凋瘵之邑仍以舊
貫民安仰哉會到任之明年大有年也先是司漕運
者轉民歲租更送他郡苦舟楫之役糜堰埭之費者
久矣至是始聽民以本屬郡輸之從便宜也亦小康
之有萌矣是歲獄訟彌繁賦調中考因鳩斂民瘼平
議政體總而刊之存諸廳事待賢者以舉之所謂言
而不能行者也時大宋雍熙三年正月九日守大理
評事知縣事王禹偁記此記兵火不存紹興十年知
縣石理重刻石吳騏隸書米友仁茂苑堂記長洲令
尹石理瑩中才高氣剛嗜古好雅下車既久政成事
簡蓋牛刀割雞游刃裕如者邑廨之東有所謂茂苑
堂前人取左太冲語帶朝夕之濬池佩長洲之茂苑
意也考之圖經即江為池距縣南七十里多歷年所

高岸為谷無足深怪訂之於古莫可得實視棟楹之
顛圮乃鳩工而亟新之堂之南榮植以嘉木修竹奇
芳蕙草鬱蔥吐秀而森然敷陰如在丘壑邃深處與
堂相直曰百花亭即堂之西為建屋曰尊美堂其北
龜首曰維摩丈室北嚮聚羣石如巖谷曰綠野軒又
南開竹逕曰綠筠庵皆增廣而揭以是名琴書雅玩
陳列于中客至則閱古賞奇試茗烹飲必與之從容
竟日怡然自適曾不少倦後之君子游息乎其上要
當勿復翦伐如甘棠之愛顧不懿歟紹興己未季夏
二十日襄陽米友仁元暉記方干題坐者孤峭却勞
神還是微吟到日曛松鶴認名呼得下沙鷗飛處聽
猶聞夜闌亦似深山月雨後唯闕滿屋雲便此道遙
應不易朱衣紅旆未容君王禹偁移任長洲詩五首
移任長洲縣舟中興有餘蓬高猶見月棹穩不妨書
雨碧蘆枝亞霜紅蓼穗疎此行紆墨綬不足為鱸魚
○移任長洲縣孤帆冒雨行全家隨逆旅一夜泊江

城身世漂淪極功名早晚成惟當泥尊酒得喪任浮
生。移任長洲縣窮秋入水鄉江涵千頃月船載一
蓬霜竹密藏魚市雲疎漏鴈行故園漸迢遞烟浪白
茫茫。移任長洲縣辭親淚落衣折腰雖未晚搔首
欲何歸。曉月霜華重晴山粟葉飛江頭鷗鳥在應怪
不忘機。移任長洲縣沿流漸入吳見碑時下岸逢
店自徵酤野廟連荒塚江禽似畫圖高堂從別後應
夢宿菰蒲春日公舍偶題薄官苦流離壯年心力衰
鶯花愁不覺風雨病先知曉月晃竹屋寒苔疊槿籬
無人慰幽寂庭柳自低垂長洲遣興七十浮生已半
生徒勞何日見功名折腰米賤堪羞死負郭田荒好
力耕庭鶴慣侵孤坐影鄰雞應信夜吟聲年來更待
賢良詔咫尺松江未濯纓。妻兒莫笑甌中塵只患
功名不患貧自覺有文行古道可能無位泰生民烟
村舊業勞歸夢雪屋孤燈照病身投老綠袍未休去
九重天子用平人楊備太湖東面即長洲臨水孤城

遠若浮雨過雲收山潑黛管弦歌動酒家樓。花光帶露柳凝烟茂苑笙歌已沸天有客尋春拚一醉青

樓紅粉

洞中仙

蟠翠亭仲并建呂存中重修

龔頤正記申國呂君宰長洲之明年行受代矣一日

公退吏散約客相羊縣治之圃時屬初夏紅紫事休宿雨收霽新綠鬱勃林采煥發蓋葉左右屏列餘花錯落如綴珎珎有風徐至芬香襲人乃命酒坐蟠翠亭上君指柱間仲公彌性之詩有云樛枝密葉翠虬蟠者曰名以是為花故也余居此之日久矣率夜漏未盡五刻起視事漏下五六刻猶不得息壯懷倥傯於簿書期會間領略于此蓋不一二數也適少間拾餘材為支其將傾葺其甚弊朽腐則新之敗蠹則墁之示不欲以將去而怠其事焉方此佳時一杯相屬客盍盡歡於是楚人龔頤正使折花侑坐起以酒屬

君曰夫草木之生其性也遂深山大壑清曠廣莫春
數秋隕付榮瘁乎自然亦復何有不幸而名人從而
玩之封植矯揉握助其長而人方以為異而喜要非
其性分也士而志於用小而小大而大其得而遂耶
達者視之樣象孰先於楓柳蓬艾孰後於蘭茝耶抑
余聞中蜀山林中此花如積樂城蘇公詩半垂野水
弱不墮直上長松勇無敵等語槩可想見君賢者後
號有家法周旋州邑老益更事且有用於時顧欲遂
其私且不可得若余者其將遂余生乎異時尚記前
後二公之詩見此花為一笑君引酒醕遂書以記之
時淳熙戊戌
四月上澣也

企賢堂在縣治淳熙九年知縣曾棗求王元之像於虎

丘繪之堂上其詳見於郡人黃由之跋

長洲為縣肇
唐萬歲通天

中至于我朝雍正元年翰林學士王公諱禹偁字元之濟州鉅野人寔來為令滿秩召為左正言直史館公自敘其時侍親而行姑蘇名邦號為繁富魚酒甚美親年方踰耳順子孫滿前多自樂者形之於詩見之家集至其論推酒懼遺斯民無窮之害則憂深思遠反覆陳之為廳壁記則欲激其風俗遲之教化抑兼并而哀流亡所謂鳩斂民瘼評議政體以待後人則其言皆慮然是知公凡所以為訓者其言皆不苟發也惟公首倡斯文濟之忠直全名大節見諸國史如廬陵歐陽公眉山蘇公豫章黃公皆嘗追述為詩贊極其推尊自是公之言誼風烈在人耳目表表愈偉後公垂二百年今令曾君德寬來亦將終更顧縣治之東堂壁間有公之子嘉言所敘題名記繼往來之詳興踵武之歎讀之慨想因求公像于虎丘寺繪之堂上而扁曰企賢併刻三公之詩贊于石高山景行用志則深異時永陽黃岡之祠冠佩陸離以儀以

瞻竝熾相望足以使有識歆聳起敬慕矣淳熙九年十月一日邑人黃由記龔頤正書

吳江縣在州南四十里主簿廳在縣之西

李處全曾程堂記余同年

友高君炳儒主吳江縣簿之二年既請於府縣以新治舍又即其西作堂三楹為退食之所規制穩密不庠不隆榜之曰曾程以禮部尚書潁川曾公楙中書舍人信安程公俱嘗為此官示尊賢也且屬余記之余幼侍先君獲拜二公席益知其文章議論軒輊一時在京師已嶄嶄有人望曾公既登華近而程公亦賜第推館閣迄為中興第一流先後典內外制渡江文物追配中原二公有助焉其去此雖遠而流風遺迹猶或可攷尚友昔人炳儒得之矣炳儒行終更去一紙書入光範門諸公當爭挽致之由西垣入北扉丹青帝謨鼓舞郡聽則於二公何羨雖然孔子之賢賢孟子之論世其尊德樂道之風可少廢邪後之君

子將有取於斯文乾道三年四月朔日贊皇李處全
記范成大新修主簿廳記州縣之任古謂之官遊豈
直以斗升易農而已哉名山大川雄尊奇秀之境從
事其間足以窺覽觀而昌神明古之君子固有樂乎
此矣松江太湖水國之勝當天下一四方好事者
想像其處欲至而無絲今行臨東南士大夫假道以
秦名場與夫商賈百族擢船而逐利者颺颺相摩此
其人皆有所期會蹈呼爭先亂次以濟終夜洶洶有
聲其孰豈能少留而一寓目是雖日過乎前而與未
始至者奚辨余家吳門莽蒼在望又無聲利火馳之
役宜能數遊而躬耕作苦正爾少暇日私念誠得築
室葺間卜鄰三高以朝夕於斯吾樂可勝計邪乾道
丙戌八月既望間從容汎舟垂虹主縣簿高君炳儒
適新作治所落其成余與觀焉蓋自始役至是財七
十日而閉閣高昭牖戶靚深鬆績覽墁皆中度程既
聚廬之百須無一可恨而為之讀書之齋休坐之堂

修竹繞園光景瀟然所謂垂虹者乃在其旁數十百步耳夫出有江湖之趣居有清燕之適此固古之君子官遊之樂而余素願朝夕於斯而不可得者炳儒之職會計當而已無催科敲扑之煩奔命將迎之勞而有可樂者如此於是求文以為識余聞漢高士不為主簿孫子嚴徙舍而有喜色士未遭隨所遇而安其可愧者不立我也炳儒有文學行誼而不卑其官又作意而新之視祭竈請比鄰有加焉其志固未易量姑為敘其所可樂以告後之賢者使共之明年二月一日順陽范成大記并書左迪功郎平江府吳江縣主簿主管學事

四明高文虎建

吳郡志卷三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吳郡志卷三十八

宋 范成大 撰

縣記

常熟縣在府北一百五里

題名記常熟為縣其來久矣
舊為毗陵郡南沙縣至梁改

為常熟自梁歷唐由唐迄于偽吳幾數百年前尹是
邑者姓名莫或紀錄故不得而考本朝太平興國中
錢氏以圖籍歸于京師始於縣令蔣文懌至元豐初
知縣宣德郎劉拯求得其姓名凡四十有二人列之
版榜置於廳歷角自此來尹者至則書之觀其間相
繼登金門上玉堂儀羽臺閣正位樞極蓋翩翩焉未
見其止余因承乏慮版榜不足以久傳於是命工鐫
之于石立于廳之左闕者補之庶為不朽之傳宜觀

名列以勸方來俾尹斯邑者知夫儒之効愷悌及民
福延百里庶幾乎刊石而無愧也紹興二十一年九

月魯國
曾慎記

順民倉常熟縣倉也建於治平二年記於熙寧元年

所淑

常熟縣新建順民倉記治平二年河內向侯作新倉
成常語予其始終曰吾至之初見太守永川陳侯席
未煖陳侯曰常熟大縣也考其民版之數至四萬戶
歲輸之粟至八萬石有倉汙庠迫窄繞容四分之一
濱江之民遠者百里水浮陸走捆載而至倉或既盈
則累數夕而不得輸于州又病其遠此一不便職是
歲常散蓄于浮屠之居廊廡皆滿蓋藏弗謹塗墜弗
完得無有以誨盜哉此二不便蓋遲君之來也久矣
君亟圖之吾退而自惟倉廩蓋今天下郡縣之先務
京師兵儲祿廩之出入一皆仰給于東南茲又為東

南之劇歲入之粟他郡莫加厚焉吾邑雖不腆其敢後其所先務邪矧其弊又如此之甚宜陳侯有以告吾也及吾視事之日見吏民問其所疾苦尤為不便者凡幾然而獻計者又皆不出吾陳侯之議也於是訪縣之北得隙地數十畝以營築焉始召民而諭其所以作之之意民既病此久矣莫不奔走以聽命咸願治材于家請期日合衆材以成之既而至期倉遂以成予謂二侯皆能以材名于世所至莫不著見風迹至於興利去害便民皆其所素畜需然而有餘夫以需然有餘之材相與協謀治其因民所欲之役其成也宜其不勞而功多其勝曰順民蓋得之矣若夫世之從政者利害較然居前畏謗忌讒認認然不肯一日出其力而又諉曰愛民斯不遠哉夫愛民莫如古人古之人有為豈天作而地生斯亦出於民而已耳姑視利害之如何豈顧可為而不為迺曰愛民哉此大不然昔者子產嘗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

謂之惠而不知為政凡以此也向侯亦以予言為然因刻之于石俾來者考焉時熙寧元年三月十一日將仕郎前守沂州臨沂縣縣令所淑記揚備常熟縣詩遠逼江垠傍海壖落帆多是雨來船縣廷無訟鄉閭富歲歲多淳熙元年邑令陳映再為記屬龔頤正收常熟田

為之文

上方駐蹕臨安於時吳門視周畿內漢三輔唐同華我舊京之陳鄭也衣冠之所鱗集甲

兵之所雲萃一都之會五方之聚上腴沃壤占籍者眾雖前代與全盛時猶不可同年語府邑之事宜其倍稱況乎府庫之出內獄市之浩穰蓋不待較而知者環府之邑五而常熟居其望焉時主客以戶計者八千九百七十有二而今五萬一千一百卅八夏賦金錢為緡二千八百其幣帛疋合萬二千六百而奇弗詳秋租穀粟七萬六千餘斛乃今折帛為緡者十萬二千三百而斛財損其舊二千邑之事其倍稱何

如哉今其邑從事於民者如是而邑復瀕海道直故
疆浙密萊全齊在望刺利規恢舟師所宿則實居今
日之要害風檣連林夜嚴震海資糧巨萬以日饋給
營繕百須以時調度苟有不至責言繁興若民兵之
事又如如是重以府所倚集月四大萬版籍輸委風雨
寒暑不渝比為令者材或不濟負罪投劾而去者項
背相望也則壁記之不列何以自警朝夕庸少愔乎
陳映不佞爰來亦既年所事定得聞始閱次中興以
來為令者至映人名氏授受月而日之鏡石壁端以
告來者噫令秩比京寺月奉逾二萬廩逾四斛歲入
圭田真過六百石其顧一己之利害去就而不思其
責之塞將不特能禍其身千室之邑亦必有受其弊
者矣而某其敢墮哉今吾邑之人或知某不敢墮也
率以淳厚簡孚交相為治儻如是愒日庶乎列名下
方其無辱若夫邑之望則有巫咸所止之山太伯所
葬之墟言偃所居之里龔景才所表之閭其風俗之

美猶或可槩見而邑之升置凡附於府者有職方氏在故不記記其今昔之同異云

崑山縣在府東北七十里

補註題名記崑山秦嚳邑也天下壯哉縣五季雲擾四方

基於兵吳越雖保有所履然詩書仁義之事缺焉國
家文經海內始嚴今守淮海王以版圖歸時邊公傲
治吳最首賜璽書褒徙以來尚旄頭紫微間能即學
立夫子廟北門王公元記之故比地翕然趨於文至
今好學而知禮尚孝而先信乃有昔之流風焉壘岸
海江夷曠沃衍者數百里一山巍然怪石錯立井井
闌闌間又有空屋林壑之勝士大夫自京都來官者
樂之觀遊詠歌未覺身遠其歆豔者至合省寺賦袒
帳之詩繇此以相輔小則言語侍從之班踵相躡
也而其意依然于是二百年間風流蘊藉續續可紀
又建炎間時和年豐薦紳北來樂其土風而居之官
遊間多勝事益號佳邑屬歲縣計感束頃入者聞其

名相與駭汗若蹈甚畏豈先後難易若是不同耶亦才術限量之或異耶不然則今之所謂不足非古所病耶曷其趨違異見如此漢之郎官上應列星出宰百里晉之舍人洗馬妙天下選然不更長吏不得為臺郎今天子重字民之官褒庸旌善使觀瞻者以為榮顧力所底爾因仍規畏其可哉子強至之踰年勞於耳目思慮之外迺喟然而嘆信學力之未至則詎諸前人以矩範馬然所傳止自崇觀間益稽史牒碣識得自雍熙以次五十有六人序而鏡之石尚俾來者知前輩優游庶幾勉之淳熙丙申六月縉雲葉子強記

并書

嘉定縣在府東北一百四十里嘉定十年置

補註省劄朝請大夫

集英殿修撰知平江軍府事趙彥楠朝請郎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兼權提點刑獄公事王棐奏

照對平江府管下五縣其境土廣袤無如崑山而頑
獷難治亦無如崑山詳攷其故蓋崑山為邑一十四
鄉五十二都東西相距幾二百餘里縣治以遷就馬
鞍山風水僻在西北故西七鄉與官司相接稍循
理自崑山縣治東至練祁七十里自練祁至江灣又
七十里通計一百四十里其間止有商量灣楊林兩
寨又皆不足倚仗故東七鄉之民憑恃去縣隔絕敢
與官司為敵不奉命令不受追呼毆擊承差毀棄文
引甚而巡尉會合亦敢結集千百挾持器仗以相抗
拒自此習成頑俗莫可誰何其害有三爭競鬪毆燒
劫殺傷罪涉刑名事干人命合行追會不伏赴官至
有經年而不可決者此獄訟淹延之害濱江旁海地
勢僻絕無忌憚之民相率而為寇公肆剽掠退即窩
藏殆成淵藪此劫盜出沒之害豪民慢令役次難差
間有二十餘年無保正之都兩稅官物積年不納只
秋苗一色言之歲常欠四萬餘石其他類是此賦役

扞格之害有岷三害崑山遂為難治之邑其來非一日矣蓋縣方百里而茲邑廣袤倍焉以一令臨之制馭必有所不能及養成頑惡亦地勢使然昨於嘉定七年準尚書省行下備白劄子陳乞欲於練祁市添置一縣本府已嘗委長洲縣婁主簿吳縣丘縣丞兩到練祁相視利害據各官所申亦以為合置一縣但恐有起蓋廡宇等費且先添置一尉然東七鄉之頑根深蒂固決非邑尉之卑所能聳動察其理勢莫若置縣之為利便今斟酌事宜欲割崑山西鄉之安亭併東鄉之春申臨江平樂醋塘凡五鄉二十八都別為一縣就練祁要會之地置立縣治以嘉定為名所有東鄉惠安新安湖川及西鄉朱塘積善全吳泖川武元水安凡九鄉二十四都仍屬之崑山縣所有其他張官置吏事件竝欲照紹興府新昌縣處州慶元縣創置一般體例參酌續次申請施行如蒙朝廷明照事理特從今來所乞庶使近畿之邑無不率化之

民寇盜可弭賦役可均於公於私皆有利益實郡縣
幸甚十二月九日奉聖旨依仍令浙西提刑司平江
府條具合施行事宜申仍公共選
辟清強有心力之人充知縣一次

吳郡志卷三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吳郡志卷三十九

宋 范成大 撰

塚墓

吳太伯墓吳越春秋云太伯卒葬於梅里平墟梅里今屬常熟縣又史記正義引括地志太伯冢在吳縣北五十里無錫縣界西梅里村鴻山上去太伯所居城十里吳地記又云太伯冢在吳縣北去城十里未詳孰是

吳王闔廬墓在虎丘山劍池下吳越春秋云闔閭葬於國西北虎丘穿土為山積壤為丘發五郡之士十萬人共治千里使象犍土鑿池四周水深丈餘銅槨三重瀕水銀為池池廣六十步黃金珠玉為鳧雁扁諸之劍魚腸之干在焉葬之三日金精上揚為白虎據墳故曰虎丘越絕書云闔閭冢在閭門外虎丘下池廣六十步水深一丈五尺銅棺三重瀕池六尺玉鳧之流扁諸之劍三千方園之口三千盤郢魚腸之劍

在焉發卒十萬餘人築治之葬之三日白虎居其上

二說畧有同異顧墳丘中事又古今遼絕無所考驗

今兩存之餘見雲巖寺及往蹟冢墓攷證等門

王禹偁詩

惜哉吳王墓泰帝常開破應笑埋金玉千年賈為禍不待虎跡消已聞鮑車過又是驪山頭炎炎三月火

吳女墓在閭門外闔廬女曰滕玉王與夫人及女會食

蒸魚王前嘗半而與女女怒曰王食魚辱我乃自殺

闔閭痛之葬於國西閭門外鑿池積土文石為椁題

湊為中以金鼎玉杯銀樽珠襦之寶送女乃舞白鶴

於吳市中令民隨而觀之使男女與鶴俱入羨門因發機以掩之殺生以送死國人非之又取土時其地

為湖號女墳湖吳地記曰吳王葬女取土成湖

皮日休女

墳湖詩萬貴千奢已寂寥可憐忠憤為誰嬌須知韓重相思骨直在芙蓉向下消陸龜蒙水平波淡遠迴塘鶴殉人沈萬古傷應是離魂雙不得至今沙上少鴛鴦

齊女墳在虞山吳太子娶齊女女思齊而病將死曰令死者有知必葬我於虞山之巔以望齊國闔閭傷之

如其言葬虞山之巔

吳越春秋

吳王夫差墓在陽山越絕書謂越王棲夫差於餘杭山

去吳縣五十里即今之陽山越絕文云夫差冢在猶

亭西卑猶之位近太湖越王令干戈人以一堞

力穰反

土葬之吳越春秋云夫差既伏劍越王以禮葬之秦

餘杭山卑猶宰嚭亦葬其傍史記正義夫差棲於姑

蘇山轉戰西北敗於干遂

干遂遂名一作遂

在蘇州西北四

十里萬安山有遂山

夫差義子墳一十八所在秦餘杭山東

吳地記

巫臣冢即申公巫臣也郡國志云在匠門西南亦曰巫

門

干將墓在匠門外干將與區冶同師其妻曰莫耶吳王
使鑄劍二千將匿其陰王殺之吳地記曰匠門本名
干將門門外有干將墓後語訛呼為匠門餘見土物
條

要離墓在閭門外金昌亭傍

專諸墓在閭門外

吳孫王墓在盤門外三里政和間村民發墓磚皆作篆
隸為萬歲永藏之文得金玉瑰異之器甚多有東西
銀杯初若燦花良久化為腐土又得金搔頭十數枚
金握臂二皆如新并瓦薰鑪一枚與近世陸墓所燒
略相似而箱底有灰炭如故父老相傳云長沙王墓
按長沙王即孫策又恐是其母若妻墓郡守聞之遽
命掩塞所得古物盡歸朱勔家洪芻香譜亦略載此
事郡人楊友夔為詩序其事為詳但直指以為堅墓

故有高陵之句按史堅自葬曲阿紹興辛亥提舉常
平張體仁始加考訂以為孫氏疑墓姑從鄉人謂之
孫王墓又命郡人舉賢良方正滕宓記其事復以史
攷之定為孫策所葬與世俗長沙王之說稍合今皆

錄之

楊友夔闔閭城南荒之丘昔誰葬者孫豫州久無過客為下馬時有牧童來放牛居然珍寶出

光怪識者夜見蹤其由玉環金盞到城市土花不蝕餘千秋州家廉問亟封守賊曹掩骼窮姦偷已知其中有可欲亦恐未免無窮憂當時義師奮四海少日已無表與劉英雄異世凜如在暴露無乃為神羞人生浮脆無可料螻蟻烏鳶從所求高陵勸爾一杯酒自古南山能錮不宋滕宓孫王墓記云出盤門三里

有高冢或得其冢磚有文在側曰萬歲水藏問其傍
老人曰孫王墓也又曰孫氏長沙王也或傳其先世
之說盜嘗發取藏金玉未竟敗獲有碑已斷缺不全
止辨有中平年三字復掩之後郡置窰其傍取土為
磚埴甃官窰後又以授民田收其租前常平使者剏
叢家建齊昇院與孫墓相附近院甫成會徙他官將
去職一日始得其事立命其屬表之為之表者不暇
詢攷題曰先賢墓今使者以為失事實不可示久遠
即命吳縣主簿劉允武訂其事乃具條所得冢傍老
人之言以報屬窰記之按陳壽志長沙王字伯符始
受漢爵為吳侯大皇稱帝追封長沙威王而其子紹
嗣封於吳此墓當盜伐時有楊友夔舜韶者作詩弔
之乃以為孫破虜墓陳壽志破虜薨葬曲阿楊詩固
已差謬則所傳長沙王者幾是按中平元年朱雋表
破虜為佐軍司馬討張角揚蓋據碑有中平年字故
定以為破虜而不攷其史江表傳載破虜為雋佐軍

留家壽春長沙王方十餘歲已能與知名士交周瑜自舒來壽春勸王徙舒則碑之所稱或為王也又壽志及裴松所補孫氏自破虜而下皆出所葬地獨王不言葬而王之薨其將周瑜呂範皆赴喪于吳至大皇始用張紘計自吳徙秣陵則王之葬當在吳也然碑今既不存欲訂而表之其傳疑曰孫王墓者從俗稱也舜韶序其詩又稱盜所得家中物有東西銀杯金搔頭金握臂瓦薰爐中灰炭猶存其物皆歸朱勔家實政和丙申也前使者姓詹氏名體仁字元善今使者姓徐氏字子宜紹熙三年三月三日記

漢丞相陸烈墳在餘杭山東二里

吳地記

山陰縣令陸寂墳在陸烈墳東二里

臯伯通墳在胥門外今號伯通墩

吳地記

梁鴻墓在金昌亭南皋伯通以要離烈士梁生清高因

附葬之吳地記云在太伯廟南與要離墳相竝陸龜

蒙云伯鸞墓在吳門金昌亭下幾一里嘗作文以祭

馬瓶蒙詞云先生為五噫之歌漢天子聞而病諸南

吳祭以舉白夫人之勤亦多不懷王於將沒適乎道

之無顯比要離之烈魄豕雖夷而不磨嗟余後先生

何心褊性誕客他人之宇下不得故力耕而自穫所以

法先生之義庶
五噫之可學

漢陸績墳在閭門外太伯廟西

吳地記

晉顧和冢榮之姪

張翰墳在橫山東五里

吳地記

門下侍郎陸雲公墳在橫山

吳地記

侍中朱桓墳在橫山

吳地記

兵部侍郎石崇墳在吳縣西六里

吳地記

黃門侍郎潘岳墳在石崇墳之西北

吳地記

上將軍顧榮墳在吳縣東南一十七里

吳地記

偏將軍步騭墳在吳縣西北三里一百步

有碑吳地記

將軍袁山松墳在橫山二里

吳地記

江纂墓江道子也木瀆孫起卿頃於天平山下地名上

沙獲墓碑乃以大方埴刻之字畫俱存與石無異

起卿

為賦詩家有古瑑碑近自田家獲藏之五六年未甚
見省錄古苔侵文理封結殆莫識偶然嗟其窮一一
為磨剔始若漫無文細尋適可讀文云晉江纂長夜
垂茲刻貞石殊不用塊然但埴埴合葬無別銘背面
書及覆一字不涉華本枝記明白二父遂兼書於道
乃宗嫡誌云養也考諸晉史篇真是小出入字畫
亦驗勁然不類錫斲漢魏尚豐碑此獨何褊迫豈時
丁喪亂不暇如品式于時義熙季歲次實庚戌五胡
剖中原典午竄南極苟簡理宜爾寧詒不孝責審訂
既昭然疑去喜自適歷年七百餘瞥爾駒過隙名節

苟不傳埃化先瓦石寘
茲當眼前用代銘几席

梁顧野王墓在吳縣楞伽山下近越來溪紹興間其碑
石雖皴剝斷裂尚巍然植立後為醉人推仆石碎於
地今尚有存者又吳地記云在橫山別隅平地不起
墳

唐陸象先墓在光福山西土人皆能指其處

綽堆在崑山縣西數里相傳為黃幡綽墓又云村人皆
善滑稽未詳也堆字本從土從享從文避御名改焉

陸龜蒙墓顏蕘誌其墓吳子華為祭文曰觸即碎潭下

月拭不滅玉上塵

撫言

吏部尚書姚紹之墳在吳縣南五里一百步

吳地記

真娘墓在虎丘寺側雲溪友議云吳門女郎真娘死葬

虎丘山時人比之蘇小小行客題墓甚多

唐舉子譚銖題云虎

丘山下冢纍纍松柏蕭條盡可悲何事世人唯重色
真娘墓上獨留詩白居易真娘墓虎丘道不識真娘
鏡中面唯見真娘墓頭草霜摧桃李風折蓮真娘死
時猶少年脂膚美手不牢固世間尤物難留連難留
連易銷歇塞北花江南雪李紳詩序云真娘吳之妓
人歌舞有名者死葬虎丘寺前吳中少年從其志也

墓多花草以蔽其上嘉興縣前亦有吳妓人蘇小小
墓風雨之夕或聞其上有歌吹之音詩云一株繁艷
春城盡雙樹慈門忍草生愁態自隨風燭滅愛心難
逐雨花輕黛消波月空蟾影歌息梁塵有梵聲還似
錢塘蘇小小祇應回首是卿卿王禹偁女命在于色
士命在于才無才無色者未死如塵灰虎丘真娘墓
止是空土堆香魂與膩骨銷散如黃埃何事千百年
一名長在哉吳越多婦人死即藏山隈無色故無名
丘冢空崔巍唯此真娘墓客到情徘徊我是好名士
為爾傾一杯我非好色者後人無相貽揚備冰肌玉
骨有遺妍粉作嬌雲黛作烟知有
香魂埋不得夜深巖底月中仙

范文正公祖墓在太平山三讓原曾祖夢齡舊名徵夢
避皇朝諱改今名事吳越終蘇州糧料判官祖贊時

童子出身終祕書監父墉從錢俶歸朝終武寧節度
掌書記天平吳巨鎮周遭十里石山而土穴人以為

范氏慶源云

補註



吳郡志卷三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吳郡志卷四十

宋 范成大 撰

仙事

後漢中散大夫王遠字方平既得道東欲入括蒼山過
吳住胥門蔡經家經小民也遠以其骨相當仙語經
曰汝應得度世然汝少不知道氣少肉多當為尸解
如從狗竇中過耳告經以要言而去經後忽身發熱
如火汲水灌之如沃焦石如此三日銷耗骨立乃入

室以被自覆忽然失之視其被內唯有皮頭足具如
蟬蛻也去十餘年忽還家容色少壯語家人曰七月
七日王君當來可多作飲食以供從官至日經家乃
借瓮器作飲食百餘斛羅列庭中是日王君果來未
至先聞金鼓簫管人馬之聲及遠至舉舍皆見遠冠
遠遊冠朱衣虎頭鞞囊五色綬帶劍黃色少髭長短
中形人也乘羽車駕五龍各異色前後麾節幡旗導
從威儀奕奕如大將軍從官皆隱不知所在唯獨見

遠坐爾引見經父母兄弟因遣人召麻姑亦莫知麻姑是何神也言曰王方平敬報久不到民間今來在此想姑能暫來語否須臾信還不見其使但聞其語曰麻姑再拜比不相見忽已五百餘年尊卑有序拜敬無階煩信承來在彼食頃即到先受命當按行蓬萊今便暫往如是當還還便親覲願未即去如此兩時間麻姑來亦先聞人馬聲既至從官半於遠蔡經亦舉家見之是好女子年可十八九許於頂上作髻

餘髮散垂至腰衣有文綵又非錦綺光彩曜日不可
名狀入拜遠遠為之起立坐定各進行厨皆金盤玉
杯餽膳多是諸花香氣達於內外擘脯行之云麟脯
也麻姑自說云接待已來已見東海三為桑田向到
蓬萊水又淺於往日會時略半豈將復為陵陸乎遠
笑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麻姑引見蔡經母
及婦等時經弟婦新產數十日姑見知之曰噫且止
勿前即以少許米擲之以祛其穢視其米皆成丹砂

遠笑曰姑故年少吾老矣不喜復作如此狡獪變化也遠語經家人曰吾欲賜汝輩美酒此酒乃出天厨其味醇醲非俗人所宜飲飲之或能爛腸今當以水和之勿怪也乃以斗水合升酒攪之以賜經家人人飲一升許皆醉良久酒盡遠遣左右曰不足復還取也以千錢與餘杭媿相聞求其酤酒須臾信還得一油囊酒五斗許信傳餘杭媿答言恐地上酒不中尊飲耳麻姑手爪似鳥經心中念曰背大癢時得此爪

以爬背當佳也遠已知經心中所言即使人牽經鞭之謂曰麻姑神人也汝何忽謂其爪可爬背耶但見鞭着經背亦莫見有人持鞭者遠告經曰吾鞭不可妄得也經比舍有姓陳者失其名嘗罷縣尉聞經家有神人乃詣門求見遠使引前與語陳便欲隨從驅使比於蔡經遠令向日而立從後觀之曰噫君心邪不正未可教以仙道當授君地上主者之職司以一符并一傳着小箱中與陳曰此不能令君度世止能

存君本壽自出百歲可以禳災治病病者命未終及無罪者君以符到其家便愈矣若邪鬼求食作祟禍者便以傳勅吏遣其鬼君心中亦當知其輕重臨時以意治之陳以此符治病有効壽一百一十歲而死死後子弟行其符不復驗矣遠去後經家所作飲食數百斛皆盡亦不見有人飲食也經父母私問經曰王君是何神人居何處經曰常在崑崙山往來羅浮括蒼等山上皆有宮室主天曹事一日之中與天

上相反覆者十數過地上五岳生死之事皆先來告
王君王君出或不盡將百官從行唯乘一黃麟將十
數侍人每行常見山林在下去地數百丈所到則山
海之神皆來迎謁其後十數年經復暫歸家遠有書
與陳尉真書廓落大而工先是人無知方平名遠
者因此乃知之陳尉家于今世世存錄王君手書并
符傳於小箱中

神仙傳

又吳地記云經幼學玄老工方

術變水成玉變石成金服水玉得真仙今吳縣有蔡

仙鄉

郎宗字仲綏少仕為吳縣令學精道術占候風氣後一
旦有暴風經窗間占知京師大火燒大夏門遣人往
叅果爾諸公聞之以博士召宗宗恥以占卜進夜解
印綬負笈遯去居華山下服胡麻後得道今在鹿跡

山洞

真誥

李崇吳郡人少好道林屋仙人王瑋玄授之以流珠丹
之法曰子行此道亦可以出身仕官無妨仙舉崇遂

仕稍至宛陵令虎狼避去蝗不入境累遷汝南太守
拔書佐袁安安後位至司徒時人服其識鑒身享重
官妻自紡績明帝奇之加秩中二千石在郡十四年
政化為天下最年七十四瑋玄授以隱解法去入大
霍山又受瑋玄遁化泥丸紫戶術以度世今在華陽
洞中為左理中監准太府長史云瑋玄楚莊王時人
也

真
詰

晉楊羲者吳人好學沈厚與許先生遁許長史謚結神

明之交嘗為公府舍人興寧三年羲年三十六衆真降焉自東嶽上真司命君等二十三人又自太和靈嬪上真左夫人等女真十五人每旬輒數人同降高談道微幽指藥妙楊及二許更受其詞捉筆為書是歲六月十五日夜紫微王夫人與一神女俱來紫微謂羲曰此太虛上真元君金臺李夫人之少女紫清上宮九華真妃者也賜姓安成名鬱嬪字虛簫真妃又謂羲曰我昔學真於龜臺受玉章虎錄為上真妃

遊行玉清非不能訪搜紫童友于帝郎也直推幾任
會應度歷數欲求氏族於明君非有邪也君夷質虛
閑幽真內煥必翊贊帝躬高佐四輔理生斷死互察
陰陽妄當助君綜御萬神尊制東蕃君將乘龍駕雲
白日昇天此自元德上挺太極所旌不復用懃學劬
勞也今人居風塵間乃多罪之下鬼趣死之朽質君
奚必汲汲於人間之貴賤投身榮辱之肆哉且方交
兵日會三灾向臻褰衣遠逸是其時也自後數日即

衆真一降所授詩章道要義及二許所筆授者甚多

華陽陶洪景論次為書號曰真誥

真誥

沈羲吳郡人學道能消災治病未嘗餌藥物也羲與妻

賈共載路逢白鹿青龍白虎車各一乘從騎滿道問

羲曰君是沈羲否羲愕曰是矣騎人曰羲有功於民

心不忘道少小以來履行無過今年壽將盡黃老遣

仙官下迎侍郎薄延垂乘鹿車者是度世君司馬生

乘青龍車者是迎使者徐福乘白虎車者是即有三

仙人羽衣持節以白玉簡青玉冊丹玉字授羲羲不能識遂載羲羲昇天時道間鉏田者皆共見之忽大霧不解失所在惟見羲所乘車牛入田食苗或以告羲家子弟恐羲為邪鬼所魅布人於百里之內徧索不得後四百餘年忽還鄉里惟求得數世孫懷喜懷喜曰聞先人說家有仙人今其歸邪留數十日具言初昇天時不得見帝但見老君東向坐宮殿鬱鬱如雲氣侍者數百人多女子庭中有珠玉樹衆芝叢生

龍虎成羣遊戲其間聞琅琅如銅鐵聲不知何等四
壁熠熠有符書著之老君身形略一丈被髮文衣體
有光耀須臾數玉女持金盤玉杯來賜義曰此是神
丹飲者不死夫婦各一杯壽萬歲又賜棗二枚大如
雞子脯五寸遺義曰暫還人間治民疾苦欲上來書
此符著竿杪吾當迎汝乃以一符及仙方一首賜義
義奄忽如寐已在地上世多得其符驗云

出神
仙傳

魏伯陽吳人本高門之子好道術與弟子三人入山作

神丹既成謂其弟子曰丹雖成宜以犬嘗試之犬飛則可服乃與白犬犬斃伯陽曰作丹唯恐不成今既成而殺犬恐未當神明之意餌之將復如犬奈何弟子曰先生當餌之否伯陽曰吾背違世路棄家而來今不得仙亦恥復返死生皆當餌之乃服丹入口即死弟子有姓虞者曰吾師非常人服此而死得無意乎復取丹餌之亦死餘二人相謂曰所以為丹者欲長生耳今乃趣死將焉用之不服此藥自可更得數

十歲遂相與出山方為伯陽及死弟子求木以斂二
子去後伯陽即起以所服丹內死弟子及白犬口中
須臾皆起仙去道逢伐木者乃作手書寄謝鄉里人
及二弟子伯陽作參同契五行相類凡三卷其說似
周易其實假借爻象以論作丹之意而世之儒者不
知神丹之事多作陰陽注之殊失其旨矣

負局先生者負磨鏡局循吳市中得一錢便輒問主人
得無有疾苦否若有輒出紫丸藥以與之服者皆愈

列仙傳

隋周隱遙洞庭山道士自云角里先生之孫山上有其
祖角里廟角里村言其數世得道隱遙學太陰鍊形死於
崖窟中囑弟子曰檢視我尸勿令他物相干六年後
更生當以衣裳迎我弟子守視初甚臭穢蟲壞唯五
藏不變如言閉護之至期往視身已全起坐弟子備
湯沐以新衣迎歸髮鬢而黑鬚麤而直若獸鬣焉十
六年又死如前更七年復生如是三度已四十餘年

且八十歲狀貌如三十許人隋煬帝召至東都尋懇
還本郡唐貞觀中召至長安館於內殿問修習之道
對曰臣所修者匹夫之事功不及物帝王一言之利
萬國蒙福得道之効速於臣人區區所學非萬乘所

宜問也復求歸山詔遂其所適出仙傳拾遺

唐令狐楚周先

生住山記云先生姓周氏名隱遙字息元宗其道者相號為太玄先生汝南人也北天和冲澹之氣合至精潔朗之質玉冷泉潤松高鶴閑韜精守道冥得真契谷神既存而長守玄關無鍵而不開貞元初游蘇州吳縣之巴山林屋洞秋八月始於洞西得神景觀訊其居者曰距此數里世傳毛公塢毛公道成羅浮

居山三百餘歲有弟子七十二人聚石為壇遺址猶存爾能勤求吾請以導既行而蘿篠迷密不知所往先生冥目久之逢一物馬雙眸盡碧毛色紫而本白高數尺餘隨而行之視乃鹿也須臾乃跪止若有所告先生默記之而還至十九年冬荆木鬚茅奠厥攸居得異石一方上有蟲篆驗之即毛公鎮地符也既而鑿戶牖以為竇有鶴銜美冠裳戲舞于庭砌後得一井香白滑甘溢為白泉其傍得古池焉深廣表丈陽驗陰伏湛如初先生嘗息于洞之南門中神化恍惚往往失其所在遇好風日亦來人間將至必先之以雲鶴其弟子洒掃香室俄而至矣嗟乎先生之體同乎無體矣不以晝夜更動息不以寒暑易纖厚不食而甚力走及奔馬全乎氣者也雖飲而無漏止如靈龜外乎形者也鹿以導步神柔異物也符以存視道契先躅也井泉去癘昭乎仁也池水不枯齊其慮也仙雲靈鶴之驗去來髣髴之狀其必神行而智

知乎予叔服膺先生之門二紀于茲錄先生本起見
命為記凝神遐想直而不遺元和十三年八月華州
刺史兼御史中
丞令狐楚記

周生太和中廬于洞庭山以道術濟人吳楚敬之後出
遊廣陵佛寺有三四客偕來時八月望霽月澄瑩生
自言曰某學於師能挈月致之懷袂或疑其誕或喜
其奇生命虛一室翳四垣使無纖隙取筋數百呼僮
以繩聯續架之曰我將此梯取月去乃閉戶久之數
客步庭中伺焉忽覺天地曠晦聞生呼曰某至開室

視之生曰月在某衣中諸君試觀舉其袖出月寸許
一室通明寒入肌骨客再拜謝之却閉戶其外尚晦
食頃如初

范村山者乾符中吳人胡六子聚徒海中一旦暴風疇
纜斷諸舟散失獨所乘舟泊一山島下登岸尋食漸
見村落遂戒約徒伴曰風波如此幸不傾沒雖數日
絕食若見居人只可博糴糧食輒不得擾人言訖縱
步見居人乃問其地其人曰范村也皆禮貌相接人

物情義與中國同引上高山十餘里花木夾路風景
清虛宮室華麗謁見一人侍衛甚衆年可八十餘號
為山長升階延坐曰余越相范蠡也居此年深子孫
相承已數十世山下皆吾子孫子孫生死與世人同
獨余得道長生以子遠來不相驚擾即以迴風相送
却歸中國乃告別下山衆人各助以糧食既及船中
便風俄起頃刻歸達西岸六子自歎幸獨不知范蠡
為何人話于有識者方知其仙六子後為高駢六合

鎮將

神仙感
遇傳

于濤宰相琮之姪隨琮南遷途經平望驛維舟方食有
叟自門直抵濤所問叟何人對曰曹老耳問其所以
來對曰郎君極有好官職此行不用憂問其所能云
老無解但見郎君此後官職高顯亦敘琮牽復之事
濤又問京中家內事可知否叟俛首久曰京宅甚安
今日堂前有某夫人尼賓客名字一一詳識又云某
廊下有小童某牽一銅龜子馳戲濤因指薛芸香姬

者謂叟曰此人如何對曰極好三千里外亦得好官
濤謂婦人安得官訝其疎脫意怠不復領略之既去
訪之莫知所止人或云此即曹的休博士也的休魏
之宗室仕晉為史官齊梁之間或處或顯於朝列得
神仙之道多遊江湖間往往賈販拯救人以陰功及
物多有見之者濤後自泗州防禦使歙州刺史佐淮
南吳王揚行密為副車琮尋亦北歸姬俄以疾終山
中無求祕器之所輟一壽棺瘞之裝漆金彩頗甚鮮

華方驗得好棺之說訪問京宅是日賓客小童遊戲

之事一一皆驗

神仙感
遇傳

吳郡志卷四十

欽定四庫全書

吳郡志卷四十一

宋 范成大 撰

仙事

王可交松江南趙屯村人以釣耕自業常取大魚烹之
擣蒜齏大嚼樂之不厭一日棹舟擊楫高歌江行數
里間歛見采舫盪漾中流中有道士七人皆年少玉
冠霞帔服色各異侍者十餘人總角雲鬢又四人黃
衣擢船一人呼可交姓名不覺漁舟已近舫側一道

士令總角引可交上見七人前各有青玉盤酒果之器皆瑩徹有光不可識又有女妓十餘悉持樂器可交立筵末遍拜七人共視可交一人曰好骨相合仙已炙破矣一人曰與之酒侍者瀉酒樽中酒再三瀉之不出一人又曰與栗喫一人取二栗付侍者與可交栗色青光如棗長二寸許嚙之有皮非人間者比肉脆而甘如飴久之食方盡一人曰王可交已見之矣可令去敕黃衣送上岸尋向所乘漁舟不復見黃

衣曰不必舟但瞑目自到於是閉目聞風水林木浩浩之聲有頃呼令開眼則失黃衣所在惟見峯巒複重松柏叅天坐草中石上望見有大門樓乃在天台山瀑布寺前採樵者并浮屠十餘人皆來問可交所從來具以前事對又問何日離家曰今日早離家又問今日何日對以三月三日樵與僧大驚曰今九月九日矣且去君鄉水陸千餘里僧邀可交為具食可交不喜聞食氣唯飲水耳寺僧以狀白唐興縣以達

台州州以聞越州廉使王渢召見之可交身長七尺餘儀貌殊異言語精爽渢歎曰此誠真人又以其同姓益敬之飾以道服而遣人之蘇州詰其家具言三月三日可交乘漁舟入江不歸家人訪得漁舟謂已水死跡其尸不可得已招魂葬之渢具以表聞可交後歸鄉里與鄉人到江上指所逢采舫之處依然自食粟後即絕粒舉止若有神助不復耕釣挈妻子入四明山二十餘年復出明州賣藥酤酒得錢即以施

人且言藥則壺公所授酒則餘杭阿母相傳藥已疾
有驗酒亦致佳時皆稱王仙人藥酒道俗多圖其形
像後三十餘年入四明山今人時有見之者

續神
仙傳

單以清常熟縣元陽觀道士大歷中嘗之嘉興入船聞
異香疑有非常人遍目同載唯船頭一人儀趣頗殊
單君遷坐與並席香氣彌甚因從容問之答曰吾此
地人少病大風逃于深山遇一老人哀之令從行有
草堂數間老人曰汝且居此堂一月後自來視汝以

藥園一裹令餌之老人遂行更入深山吾入堂餌藥
不飢渴身日以輕兩月老人方來笑曰有心哉故在
此疾已差矣至水濱照之鬢眉皆生顏色益少老人
曰汝既服吾藥可長生人間且勤修道術以二十年
為期遂導令却歸吾因拜問其姓名老人曰子聞國
初衛公李靖乎我是也乃辭出山今年限將及再入
山尋師耳單君因記其事為人道之

原化記

蔣生吳郡人好神仙弱歲棄家遊四方學鍊丹不成後

得日者章全素為隸見生几上瓦硯忽曰先生好烹
鍊之法夫仙丹食之則骨化為金安有不長生耶今
先生之丹能化石硯為金乎生心甚慚以他詞拒之
曰汝傭者豈能知神仙事乎無妄言全素笑而去後
月餘衣中出小瓢云是中有丹能化土為金顧此硯
以刀圭傳之生以為誕妄罵之全素尋卒以篲盛尸
將瘞之忽亡其尸徒有中帶衣履存焉藥鼎下有美
光粲然中探之得石硯其上寸餘化為紫金矣

宣室志

本朝紹聖中有潘裕者過吳江遊長橋見一翁棹小舟
往來叩舷飲酒酣歌自得裕異之乃揖曰視先生氣
貌固非漁釣流殆高隱士也願聞緒言其人曰君語
不凡能過小舟語乎裕欣然就之謂裕曰吾遯跡於
此三十年矣幼喜談經史百家及釋氏書今惟飽食
嬉遊爾裕曰先生澡身浴德今聖明在上盍出而仕
乎翁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吾雖不能隱處巖穴追
綺皓之跡竊慕老子人皆求福已獨曲全之義與子

出處異趣勉之而已裕曰幸聞先生高義敢問舍所
在翁曰吾姓且不欲人知况所居耶飲罷長揖挈舟
而去此事高勝故附之仙事

遜齋
間覽

隆興間常熟縣海隅山頂有僧慈悅者患水腫病醫藥
弗効一日有客自云姓回憐悅病以指爪劃其股腹
水潰腫消又授以藥且云壽至八十五後兩月又有
客以畫授悅曰吾所畫也須臾而去展示乃呂真人
像方悟前所姓回者即呂也

趙彥清呂真人感應記
昔陽大明南安名士也

孝純篤出於天性親喪廬墓而上帝昭鑒遣呂真人贈詩遺藥以答其誠郡守既嘗表于朝又刻石傳於世予竊謂神仙在渺茫荒忽之間安得與人接始疑而未之信平江之常熟海嵎山北七十里絕頂有僧慈悅結廬于白龍祠之側向得水腫疾屢投藥石勿療一日有客自云姓回忽至龍祠音容異常徐而入見慈悅甚憐其病遂以指甲劃其股腹水即潰而腫消又以藥一彈丸教用當陸根煮湯服之且語慈悅壽至八十有五不踰兩日其疾遂痊慈悅初不悉其為何人也後兩月餘有客云來自臨安因覲補施至此以畫一軸投慈悅曰吾所畫也須臾而去及展視之乃薛荔所覆呂真人之像方悟前日姓回者即呂也慈悅奉龍祠三十年其不懈如一日凡有禱祈隨即感應里人莫不愛重之天使真人來治其病其事亦類於陽君也歟夫人患不誠不信誠可以開金石信可以及豚魚況於神仙乎余因禱龍祠慈悅以此

告余既以釋吾之疑而且
有感也故刻石以記之

吳郡志卷四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吳郡志卷四十二

宋 范成大 撰

浮屠

唐僧印宗郡人姓印氏精涅槃經咸亨中至京師詔居大敬愛寺辭往蘄春謁忍師遂至廣州遇六祖能大師盡悟方外之旨著心要集行于世

道欽崑山人姓朱氏初業儒有元素禪師者為落髮授學既別戒之曰汝乘流而行逢徑即止欽至臨安見

欽定四庫全書

吳郡志
卷四十二

東北一山秀出樵子曰此徑山也欽遂居之為開山

第一代禪宗召至內庭賜號國一禪師辭歸山

傳燈錄

義師者蘇州人狀如風狂貞元中民起僦屋十餘間義師忽運斤壞其簷禁之不可主人素知其神拜曰弟子生活賴此師曰爾惜之耶擲斤於地而去其夜市明火惟所壞簷屋數間獨存常止於廢寺殿中冬夏常積火壞幡木像悉燔之好燒鯉魚不具滌而食垢面不類類輒雨吳中以為雨候將死飲灰汁數斛念

佛坐不飲食郡人日往觀之七日而逝盛暑色不變

支不摧

酉陽雜俎

續空者吳人本齊君房也苦貧勤學為凍餒所驅元和初游錢塘至孤山寺西飢甚不能前俄有胡僧顧君房笑曰法師諳旅況否君房曰何哉僧曰子不憶講法華經於洛中同德寺乎應為飢火所惱不暇憶前事探鉢囊出一棗大如拳曰此吾國所產食之者知過去未來事君房食訖甚渴掬泉水飲之急欠伸枕

石而寢有頃乃寤思講經於同德寺如昨日焉乃落

髮

纂異記

僧畫字皎然吳僧也工律詩嘗謁韋蘇州恐文體不合
乃苦思作古體十篇為贄韋殊不稱賞畫失望明日
寫其舊製以獻韋吟諷歎味不釋手因語畫云師幾
失聲名不以所工見投而猥希老夫之意人各有所
得非卒能致畫大服其精鑒

鑒師者元和初郡人馮生調選長安有老僧自稱鑒師

諸生曰汝吾甥也相與往來歲餘馮得東越尉鑿師
負笈告去曰吾廬於靈巖寺之西廡久矣遊長安忽
十年幸與君相遇今將歸舊居故來告別然君尉越
道出靈巖寺下當一訪我後數月馮生道經靈巖即
入詣馬詢寺僧鑿師廬安在僧曰吾曹無名鑿者生
始疑異默計鑿信士豈欺我獨遊寺庭行至西廡下
乃有羣僧畫像其一狀類鑿師生大驚視其題云馮
氏子吳郡人年十歲學浮屠氏法以道行聞

出宣
室志

後唐廬山僧紹宗姑蘇人性朴野不羣流俗江南李國
生造寺居之又躬入山請謁甚加禮重

傳燈錄

漢清化師全付崑山人隨父賈販至豫章聞禪會之盛
求出家學成自仰山還故國錢忠獻王賜以紫方袍
不受改賜衲衣號純一禪師師曰吾非飾辭恐後人
倣吾而逞欲耳開運中坐已有大風震林木焉

傳燈錄

希辯常熟人聽律於楞伽受心印於天台乾德初吳越
忠懿王以清泰院居之號慧智禪師太平興國中隨

王入覲見於滋福殿賜號慧明端拱中乞還故里賜御書急就章道遥詠祕藏詮及太平聖惠方凡一百三十卷以寵之

本朝毛僧日遊聚落飲啖無所擇輕薄子多狎玩之貴勢要之不詣忽謂人曰吾死矣乃危坐誦偈曰毛僧

毛僧事事不能死了燒却恰似不曾言卒而化

墨客揮犀

遇賢姓林氏東禪院僧飲酒無算鄉人目曰林酒仙口中可容雙拳間有異事每出人羣聚觀之能自圖其

形無毫釐不肖好吟詩語雖俗而有理致有云揚子
江頭浪寂深行人到此盡沈吟他時若遇無波處還
似有波時用心門前綠樹無啼鳥庭下蒼苔有落花
聊與東風論箇事十分春色屬誰家心閑增道氣忍
事敵灾屯謹言終少禍節儉勝求人如此類甚多不
具錄今其真身塑於院中

惠詮吳僧佯垢汙而詩絕清婉嘗書西湖一山寺壁曰
落日寒蟬鳴獨歸林下寺柴扉應未掩片月隨行屨

唯聞犬吠聲又入青蘿去蘇文忠公和於後曰唯聞
煙外鐘不見煙中寺幽人夜未寢草露濕芒屨唯應
山頭月夜夜照來去詮遂以詩知名

冷齋
夜話

道潛吳僧有標致效陶靖節為詩嘗自姑蘇歸西湖經
臨平作詩云風蒲獵獵弄輕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
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滿汀洲蘇文忠公赴官錢
塘得詩大稱賞一見如舊識嘗有詩曰隔林髣髴聞
機杼知有人家住翠微蘇公曰此吾師十四字師號

也蘇公移守東徐潛訪之館逍遙堂士大夫爭欲識
面饌客罷俱來紅粧擁隨之遣一妓前乞詩援筆立
成曰寄語巫山窈窕娘好將魂夢裏王禪心已作

沾泥絮不逐春風上下狂一坐大驚自是聞名

冷齋
夜話

宗本園照禪師穹窿山僧元豐六年相國寺新創慧林
智海二寺召本及常總二僧居之本既至宣見于延
和殿賜茶帛賜坐殿上賜茶而退常例當席殿下蓋
異禮也先是中丞舒亶坐贓勒停稅導洛司舟及江

淮小航東歸太子少保元厚之正議大夫程公闢皆
吳人善謔元聞亶事笑曰舒中丞賃客船歸鄉恨未
有對及本被召津發給餐錢許馳驛其徒誼譁矜夸
公闢笑謂元公曰本長老乘遞馬赴闕為公得對矣

聞者絕倒

林希
逸史

仲殊字師利承天寺僧也初為士人嘗預鄉薦其妻以
藥毒之遂棄家削髮時食蜜以解藥毒蘇文忠公與
之還往甚厚號之曰蜜殊殊工於詩詞有寶月集行

於世其長短句間有奇作非世俗詩僧比也後自經於枇杷木下

道川本崑山縣弓手翟超以勇力名方被差捕賊宿廟中忽有所得徑投山西東齋出家徧遊江湖間道遇虎不為動虎亦馴伏其旁一日大書四句云我有一條鐵柶標縱橫妙用無人識臨行撥轉上頭關轟起一聲春霹靂危坐脫去有注金剛經其徒傳誦之

法全崑山陳氏子從道川為僧一日行惠應廟前偶首

觸柱忽自云有所得旁觀其精采曄然全不自覺也

後為名僧號無庵

文暢吳人韓文公有送北遊詩

昔在四門館晨有僧來謁自言本吳人少小學

城闕已窮佛根源粗識事軌軌攀拘屈吾真戒轄思
遠發薦紳秉筆徒聲譽耀前閥從求送行詩屢造忍
顛蹶今成十餘卷浩汗羅斧鉞先生悶窮巷未得窺
剗剗又聞識大道何路補剗剗出其囊中文滿聽實
清越謂僧當少安草序頗排訐上論古之初所以施
賞罰下開迷惑胸穿豁斷株栗僧時不聽瑩若飲水
救喝風塵一出門時日多如髮三年竄荒嶺守縣坐
深樾微租聚異物說製恒巾鞞幽窮共誰語思想甚
舍噦昨來得京官照壁喜見蝎况逢舊親識無不比
鶴蜃長安多門戶弔慶少休歇而能勤來過重忠安

可揭當今聖政初思澤完獫狁胡為不自暇飄戾逐
鷗鷹僕射領北門威德壓胡羯相公鎮幽都竹帛爛
歎伐酒場舞閨姝獵騎圍邊月開張篋中寶自可得
津筏從茲富表馬寧復茹藜蕨余期報恩後謝病老
耕墜底身指蓬茅逞志縱獫
獨僧還相訪來山樂煮可掘

吳郡志卷四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吳郡志卷四十三

宋 范成大 撰

方技

吳公子光欲謀殺王僚未有可與議者乃命善相者為

吳市吏伍子胥至吳被髮佯狂跣足塗面行乞於市

市人罔有識者市吏見之曰吾相人多矣未嘗見斯

人也非異國之亡臣乎遂與俱見王僚

吳越春秋

吳王夫差興九郡之兵將與齊戰道出胥門假寐於姑

胥之臺夢入章明宮見兩鑿蒸而不炊兩黑犬嗥以
南嗥以北兩鋳殖宮牆流水湯湯越其宮堂後房鼓
震篋篋有鍛工前園橫生梧桐謂太宰詒曰子為寡
人占之詒曰美哉王之伐齊也章者德鏘鏘也明者
破敵聲聞昭明也兩鑿蒸而不炊者大王聖德氣有
餘也兩黑犬嗥以南嗥以北者四夷朝服諸侯也兩
鋳殖宮牆者農夫就成田夫耕也流水湯湯越宮堂
者鄰國貢獻財有餘也後房篋篋鼓震有鍛工者宮

女悅樂琴瑟和也前園橫生梧桐者樂府鼓聲也吳王大悅而其心不已復召王孫駱問之駱曰臣鄙淺不能占王夢東掖門亭長長城公弟公孫聖多見博觀知鬼神之情狀願王問之王乃遣駱往請公孫聖急詣姑胥之臺聖伏地而泣其妻謂聖子何性鄙人主急召乃涕泣如雨乎聖曰悲哉非子所知今日壬午時加南方命屬上天不得逃亡非但自哀誠傷吳王吾受道十年隱身辟害欲紹壽命不意率約急召

中世自棄故悲與子相離耳遂詣姑胥臺吳王曰寡人將北伐齊魯道出胥門過姑胥之臺忽然晝夢子為占之聖曰臣不言身名全言之必死百段於王前臣聞章者戰不勝敗走倥偬也明者去昭就冥冥也入門見鏗蒸而不炊者不得火食也兩黑犬嗥以南嗥以北者黑者陰也北者匿也兩鏗殖宮牆者越軍入吳國伐宗廟掘社稷也流水湯湯越宮堂者宮室墟也後房鼓震篋篋者坐太息也前園橫生梧桐者

梧桐心空不為用器但為盲僮與死人俱葬也願大
王按兵修德遣下吏太宰詒王孫駱解冠肉袒徒跣
稽首謝勾踐國可安存身可不死吳王怒曰吾天之

所生神之所使顧力士石番以鐵鎚擊殺之

吳越春秋

吳人殺魯班父班作木僊指吳吳大旱吳人以貨謝班

班斲其手其月吳中大雨

西陽雜俎

魏末有吳士目盲而妙察聲丞相嗣渤海王高澄召試
之聞劉桃枝聲曰當大貴王侯將相死於其手然譬

如鷹犬為人所使耳聞趙德聲曰亦貴人聞太原公
洋聲曰當為人主聞澄聲無語王曰我家羣奴猶當
極貴況吾身乎其後諸王大臣賜死者多桃枝所拉
殺而澄竟有蘭京之禍洋實受禪

三國
典略

梁張僧繇吳人丹青絕代嘗畫江陵天皇寺柏堂作盧
舍那像及仲尼十哲明帝怪問釋寺如何畫孔聖僧
繇曰後當賴此及廢浮圖法獨此殿有宣尼像得不
毀又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睛云點之即飛去人

以為誕固請點之須臾雷電破壁二龍乘雲騰上天
未點睛者見存又畫天竺二胡僧侯景亂後拆為二
一僧為唐右常侍陸堅所寶堅疾篤夢胡僧云我有
同侶離拆多年今在洛陽李氏若求合之當以法力
助君陸以錢帛求於其處果得之劉長卿為之記甚
詳潤州興國寺苦鳩鴿栖梁上穢污尊像僧繇於東
壁畫一鷹西壁畫一鷄皆側首向簷外鳩鴿不復敢
入畫筆通神如此者不可具載

朝野
僉載

又南史夷貊傳

張繇吳人丹青之工一時冠絕大同中瓦官寺造諸
堂殿窮於輪奐其圖諸經變並張繇運手案此人即
僧繇也

梁顏協吳人學書於范懷約藝過其師荆楚碑碣皆協
所書

大歷中有吳士顧生者以畫山水歷抵諸侯之門每畫
先幘縮數十幅於地多研墨汁及諸絲色各貯一器
使人吹角擊鼓數十人齊聲大噪顧生著錦襖飲酒

半酣遶綃幘十餘匝取墨汁瀉綃上次傾諸色乃以
長巾一頭覆於所瀉之處使人坐壓已執巾角而曳
之迴環既遍然後以墨筆隨勢開決為峯巒島嶼之
狀妙不可言

吳越時朱景環算術神妙貞明中廣陵王元璩鎮吳景
環居盤門驛上書元璩云到任當三十年安寧元璩
命燭焚去謂其說尚遠未之敬也至天福庚子辛丑
間忽記其事召景環問之曰算數定矣願公計後事

及期果薨

顏規者本吳郡玉工廣陵王錢元璪常令於便廳解玉
王每召術士朱景環訪問算術遁甲事規性穎悟熟
聞其說盡記之一日以所記質於景環景環授以學
遂精算術忠獻王嘗欲享廟一日規上書言翌日利
五鼓之前如用寅時則杜門在南不可出入不聽翌
日寅時王車出于南門鑠以鑰壞久之不能啟遂破
鑰而出由是知名王遂以為軍師

齊吳郡褚思莊以善奕名世同時琅邪王抗第一品思
莊與會稽夏赤松第二品赤松思速善於大行思莊
思遲巧於鬪碁宋文帝時羊玄保為會稽帝遣思莊
與玄保戲因製局圖還於帝前覆之齊高帝使思莊
與王抗對自食時至日暮一局未竟上倦遣還省至
五更方決抗睡於局後思莊達旦不寐時云思莊所
以品第致高緣其用思深久人不能當二人竝至給

事中

唐開元中吳隱士周廣妙於醫受訣於同郡紀朋覩人
顏色談笑即知疾深淺召至京師有宮人每日晨則
笑歌啼號若狂疾而足不能及地廣曰此必因食飽
促力復仆於地而然飲以雲母湯令熟寐寐覺失所
苦問之乃言太華公主載誕三日宮中大陳歌吹此
宮人主謳欲其聲清長食純蹄美遂飽當筵歌大曲
曲罷覺胸中甚憤戲於砌臺乘高而下未及半復為後
來者所激因仆地比蘇即病狂自是足不能及地又

有黃門自交廣使回拜舞殿下廣曰此人腹中有鮫
龍明日當產一子即不可活矣上驚問黃門有疾否
對曰臣馳馬大庾嶺大熱而渴於路傍飲野水今腹
中堅痞如石周以消石雄黃煮飲之吐出物數寸其
大如指鱗甲備具投之水俄頃長數尺遽以苦酒沃
之復如故形上驚異禮敬之欲授以官爵固請還吳
中水部員外郎劉復為廣作傳敘述甚備

明皇
雜錄

許至雍者妻亡感念不已中秋月下簾屏間有嗟吁聲

良久聞語音乃其亡妻云若欲相見遇趙十四勿惜
三貫六百錢至雍驚起問之則無所見自此常志其
言數年薄遊蘇州春時見少年十餘輩盛裝乘畫船
將謁吳太伯廟路人曰此州有男巫趙十四言事多
中此皆趙生之後輩至雍曰趙生何術曰能致人魂
耳至雍默會妻語詣趙具陳懇切趙曰某所能致生
魂耳今召死魂又令生人見之某久不為此不知果
遂否君有至意又神理已先白某安得辭乃計其所

費之直果為錢三貫六百擇日於堂內灑掃焚香施
牀几西壁下簷外結壇場致酒脯呼笑拜舞彈胡琴
令至雍處堂東隅趙生於簷外垂簾卧不語至三更
庭際有人行聲趙問曰非許秀才夫人乎聞吁嗟應
云是趙曰以秀才誠意懇切故敢相迎遂巡如有人
揭簾見許妻淡服薄粧拜趙徐入堂內東向而坐至
雍涕泗嗚咽與之語曰君行若此無枉橫否妻曰命
也安得枉橫因問兒女家人及親舊閭里間事往復

數十語至雍又問人間尚佛經謂之功德誠有否妻
曰皆然又問冥間何所貴重曰春秋奠享無不得然
最重者漿水粥也趙生為致之粥至向口如食收之
復如故至雍曰要功德否妻云平生無惡豈有罪乎
良久趙生曰夫人可去恐有譴謫妻乃出至雍隨而
泣曰願惠一物以為記妻泣曰幽冥唯有淚可傳於
人代君有衣服可授一事於地至雍脫汗衫置地上
妻取而審視隨以汗衫蔽面大哭良久揮手別去至

雍取衫視之淚痕皆血也趙生名何蘇人皆傳其事

靈異
記

吳郡志卷四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吳郡志卷四十四

宋 范成大 撰

奇事

吳王闔閭伐石治宮室石中得紫文金簡之書不能讀
使使者詢仲尼曰吳王間居有赤雀銜書置殿前不
知其義故遠諮訪仲尼視之曰此乃靈寶長生之法
禹所服之禹將仙化封之名山石函之中今赤雀銜
之殆天授耶

杞朴子

吳孫堅世仕吳母懷妊母夢腸出繞吳閭門寤而懼以告隣母隣母曰安知非吉證也已而堅生又云堅母孕時夢腸出繞腰有一童女負之繞吳閭門三匝天授以芳茅一莖童女語母曰此吉祥也必生才雄之子今賜母此茅土王於翼軫之地鼎足於天下不出二百年語畢而覺及旦筮之卜人曰童女太白之精

也

王子年拾遺

漢興平中吳中童謠曰黃金車班蘭耳闔昌門出天子

昌門吳西郭門其後孫權遂以黃龍元年建吳國

吳天冊元年吳郡言掘地得銀長一尺廣三分刻上有
年月字於是大赦改元

宋吳子英者舒鄉人善入水捕得赤鯉魚愛其色好持
歸不殺養池中飼以米穀一年長丈餘生角有翅子
英怖拜謝之魚言我来迎汝上我背與汝俱昇天歲
來歸見其妻子魚復迎之故吳中門戶竝作神魚子

英祠

列傳

將仕郎陳敏功妻家居吳門北隣嘗有人夢神人被髮持刃部集數十鬼物每經民居即呼其人出各分飲一杯令啜之暨至一劉承議家則曰此家不食牛肉已二十年當與免其後吳門大疫鄰巷病亡者比戶

不遺獨劉氏舉家無恙

談選

姑蘇四瑞謂白龜甘露合歡芍藥雙竹也吏部負外郎陳省華守郡四瑞並出省華之子堯咨與張君房各賦詩推官崔端為詩序今見於下

觀察推官承奉郎試大理評事崔端

撰蘇州四瑞聯句詩序云休祥之出必俟乎時感應之證亦繫乎政政或未乂物理寧通時既會昌神靈斯格蘇臺四瑞其殆庶乎而況分連牛斗地控江湖壤賦繁劇里門雄盛郡守之選古難其人昔太宗有命俾我良牧吏部員外郎陳公鎮撫之公自下車決政之壅伸民之無告控猾吏之鋒削刑禁之濫靡勞餘刃厥功告成嘉瑞荐臻休祥雜沓花芳連萼竹聳雙莖白龜見乎崑丘甘露零乎佛廟甘露降斯乃我后重離繼照有開必先之靈感也歷觀藩邸未有若斯之昭報焉以進士陳公名克與南陽茂才張公名君房字詩敵者也丁酉孟夏之夕會宿于郡齋酒酣據席言及四瑞且曰非筆墨無以紀郡政而頌聖德繇是賡唱迭詠終宴為聯句律詩自十二韻止二十韻四章凡五百八十言云

咸平元年夏四月崑山縣有漁婦李氏張冒河上得一

白龜如錢大其色玉瑩朱眸電尾宮畫粲然婦愛之
因授兒為戲又恐為所傷放於河頃之龜復在網如
是者三婦雖怪之然復棄去中夜岸有火熒熒往觀
之白龜在焉因取以歸近村王道榮留龜置神像前
翌日失之道榮私念此或靈物若虔禱當復見則必
獻于官府禱之忽自鼠竇出精瑩愈於前乃具狀獻
于縣令李維維上之郡時陳省華守蘇州之二歲也
異而神之曰麟鳳龜龍王者之嘉瑞今見于是豈天

意俾予尸之以告新駿命耶即具表以聞時張君房客於蘇省華以白龜事訪之君房曰按孫氏瑞應圖云龜千歲巢蓮葉之上是龜之質固可巢於蓮葉而其出也又將以應於千歲之運乎且其色白白西方也豈其應在西戎乎龜者歸也西方其有逆命不廷之虜畏威懷德歸我乎哉明年朔方叛帥李繼遷貢馬請命遂有銀夏綏宥四鎮之拜君房嘗為之頌省華尋徙漳州明年秋賦試進士崑山進白龜詩

集異記

崇寧間奉議郎許白治第於蘇解木中有天下太平四

字筆勢邁逸許嘗以其事聞

談選

吳郡自隋唐設進士科以來未嘗有魁天下者比年父老相傳二識一曰穹窿石移狀元來歸一曰潮過夷亭出狀元淳熙初穹窿山中一夕聞風雨聲詰朝視山半有大石自東徙西屹立如植所過草皆偃辛丑科吳縣人黃由子由遂狀元及第夷亭在崑山縣西三十五里崑山雖近江海自古無潮汐紹興中始有

潮至縣郭至是潮忽大至遂過夷亭李彥平侍御親
見一道人復誦此識謂必有邑人應之乃以告知縣
葉自強作問潮館於水濱甲辰科崑山人衛涇清叔
亦為狀元黃衛相繼兩舉天下傳以為奇事

吳郡志卷四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吳郡志卷四十五

宋 范成大 撰

異聞

景平中吳郡太守顧琛為朝請假還東日晚至方山于時商旅數十船悉泊岸側有一人玄衣介幘執鞭屏諸船云顧吳郡部伍尋至應泊此岸於是諸船各東西俄有泊向處人云顧吳郡早晚至舩人荅無顧吳郡又問何舩曰顧朝請耳莫不驚怪琛意竊知為善

徵因誓之曰若得郡當於此立廟至是果為吳郡乃立廟方山號白馬廟云

隋大業十二年五月癸巳大流星隕于吳郡為石占曰有亡國有死王有大戰破軍殺將其後大軍破劉元進于吳郡斬之又感應錄載劉元進舉兵據吳郡江都郡丞王世充發兵擊之有大流星墜於江都未及地而南磨拂竹木皆有光飛至吳郡而墮地元進惡之令掘地入二丈得一石徑丈餘即此事

歷代紀異
感應錄

唐大厯初處士李羸秋夕於震澤捨臚野步望中見煙
火意為漁家漸近即朱門粉雉嘉木脩林畫舟倚白
蓮中生異其境徘徊未敢前入俄有青衣出曰君非
李處士乎願得少進羸隨步而入瑣牕洞戶中有女
郎狹體瓌質衣如雲霓揖生曰延竚嘉德積有年矣
今夕何夕邂逅相逢命青衣捧方丈酌酒珊瑚鍾以
勸侍兒數輩執樂女郎倚曲歌玉波冷雙蓮之曲曰
此傷吳宮二隊長之辭某非人也生於龍宮好楚詞

君能受我一篇傳於世人乎乃以水晶簪扣盤而誦
芷秀葯華之詞俄聞鐘聲隔水女郎曰此非清虛之
士不得游持素綃送生出門閉扉悄然生徐步清潯
朝日已上廣陵胡人識其綃曰龍領小髯所緝也

樹
萱

錄

大厯中洛陽劉貫詞行丐於姑蘇逢秀才蔡霞者精彩
俊異便以兄呼貫詞又攜羊酒來宴曰兄浮游江湖
間行丐獲幾何而止曰十萬霞曰霞居洛中以他故

避地音問久絕意有所託祈兄為達於是遺錢十萬授書一緘且曰霞家渭橋下瞑目叩橋柱當有應者當與家母相見書中亦令小妹出拜使助贈百緡貫詞遂還至渭橋叩之忽有一人應視之惟見朱門甲第貫詞稱來自吳郡郎君有書有頃引入廳中見太夫人謝曰兒子失意遠遊久絕音耗勞君數千里達書俄有青衣曰小娘子來年可十五六坐母下具饌甚精方對食母忽眼赤直視貫詞口角涎下女急掩

母口曰兄憑來宜且禮待因曰兄書中處分合以百
緡與貫詞因命取鎮國椀授貫詞女曰此蜀賓國椀
其國以鎮災癘唐人得之固無所用得錢十萬即貨
之與母再拜而入貫詞持椀行出迴顧碧潭危橋手
中器乃一黃銅椀價直三五百耳西市店忽有胡客
視之大喜以百緡易之曰此蜀賓國鎮國椀也在其
國大穰既失此椀國大荒兵戈大起吾聞為龍子所
竊幾四年其君方以國中半年之賦召贖蜀賓守龍

上許此霞所以避地陰冥吏嚴不得陳首藉君為郵
送之耳殷勤見妹者非固親也慮其母老饒或相啗

以其妹衛君耳

續
怪錄

大厯十三年虎丘寺有鬼題詩隱于石壁之上云青松
多悲風蕭蕭聲且哀南山接北山幽壑空崔嵬白日
空昭昭不照長夜臺雖知生者樂魂魄安能回況復
念所親痛哭心肝摧慟哭復何言哀哉復哀哉又曰
神僊不可學形化空遊魂白日非我朝青松為我門

雖復隔幽壑猶知念子孫何以遺悲怨萬物歸其根
寄言世上人莫厭臨芳罇莊生問枯骨王樂復虛言
蘇州觀察使李道昌異其事遂具奏聞敕令致祭道
昌祭文曰嗚呼萬古丘陵化無再出君是何人能閑
詩筆何代而亡誰人子姪曾作何官是誰僊室寂寞
夜臺悲呼白日不向紙上石中隱出桃源三月綠草
垂楊黃鶯百轉猿聲斷腸不題姓字寧辨賢良嗚呼
痛哉歎惜先賢空傳經史終無再還青松嶺上差莪

碧山大唐政集已記詩言痛復痛兮何處賓悲復悲
兮萬古墳能作詩兮動天地聲哀怨兮淚沾巾感我
皇兮列清酌願當生兮事明君祭後數日石上復隱
出詩一絕云幽冥雖異路平昔忝攻文欲知潛寐處
山北兩孤墳寺山之北有二墳甚高大荆蓁叢蔚詢
諸耆艾莫知何人所葬至今猶存

郡閣雅談及山中
碑刻楊備幽獨君

詩金見書殘石壁雲一名幽獨彼何人
春深草沒松門路泉下詩猶感鬼神

貞元中太湖松江之口有漁人為小網數船與其徒十

餘人下網取魚無所獲惟得一鏡纔七八寸漁者恚
不得魚棄鏡於水移船下網又得此鏡漁者異之取
鏡自照見其筋骨臟腑歷歷可怖其人悶絕而仆衆
大驚共取鏡鑿形照者即仆皆嘔吐狼籍最後一人
不敢照直取投之水中良久扶持仆者始醒明日復
往下網所得魚多於常時數倍其人先有疾者自是
皆愈詢故老云此鏡在江海數百年一出人亦常見

原化
記

元和九年有李公佐者訪古東吳從太守元公錫於洞庭登包山宿道者周焦君廬入靈洞探僊書石穴間得古岳瀆經第八卷文字奇古編次蠹蝕公佐與焦君共詳讀之云禹理水三至桐柏山驚風迅雷石號木鳴五伯擁川天老肅兵不能興禹怒召集百靈搜命夔龍桐柏千君長稽首請命禹囚鴻蒙氏章商氏兜閼盧氏犁婁氏乃獲淮渦水神名無支祈善應對言語辨江淮淺深源流遠近形若猿猴縮鼻高額青

軀白首金目雪牙頸伸百尺力踰九象搏擊騰蹕蹻
疾輕利禹授之童律不能制授之烏木田不能制授
之庚辰能制之木魅水靈山妖石怪奔號叢遠以千
數頸鏢大索鼻穿金鈴徙淮陰之壩龜山之足俾淮
水安流注海庚辰之後圖此形者免淮濤風水之難
先是永泰中李湯為楚州刺史有漁人夜釣龜山下
其釣為物所掣不復出漁人疾沉可五十丈見大鐵
鎖盤繞山足以告于郡湯命善游者數十人取鏢力

不勝加以五十牛鑊乃振動稍稍就岸濤驚浪翻觀者大駭鑊窮見一獸如青猿白首長鬣雪牙金爪闖然上岸高五丈許蹲踞若獼猴但兩目不能開兀若昏醉目鼻水流如泉涎沫腥穢不可近久乃引頸伸頭忽開目光彩若電視人欲發狂怒衆奔走獸徐徐引鑊并牛入水時楚多知名士皆相傳驚愕莫知其何物今攷李公佐得岳瀆經於洞庭始知李湯所見

與經相符

戎幕
閑談

乾符中震澤之東稻將熟羣鼠夜出齧而僵之信宿食

殆盡陸龜蒙作記稻鼠一篇

笠澤叢書

陸龜蒙視穫于甫里夜有鳧鷖蔽天而下若風雨所當

之禾竭穗而去作禽暴篇

冬十月予視穫于甫里旱苗離離年無以搗憂傷于

懷夜不能寐往往聲類暴雨而疾至者一夕凡數四
明訊其吐曰鳧鷖也其曹蔽天而下蓋田所當之禾
必竭穗而後去曰得無弋羅者捕而耗之耶對曰江
之南不能弋羅常藥而得之糲糲上下糲西塗枝叢植于
坡一中千萬膠而不飛是藥也出於長沙豫章之涯
行賣貨錯歲受於射鳥兒盜興已來蒙衝塞江其誰
敢商是藥既絕葺鳧鷖恣翔幸不充乎口腹反侵人之
稻糧予曰嘻失馭之民化為盜關梁急征商不得行

江湖小禽亦肆其暴以害民之物乎俾生
靈死乎盜死乎飢吾不知安用馭者為

中和中有士人蘇昌遠居蘇州屬邑有莊去官道十里

吳中水鄉多荷芰一日見一女郎素衣紅臉若神仙

中人與蘇生相狎以莊為幽會之所生以玉環贈之

結繫慙懃數日檻前白蓮花開數榮殊異俯而玩之

見花房中有物細視乃所贈玉環也折之遂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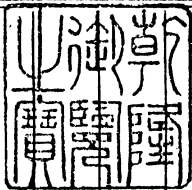
出北夢
瑣言

文德中京官張氏子寓蘇臺時往來丈人陸評事院為
一美人所悅久而心疑之又病瘠遇開元觀道士吳

守元云有不祥之氣授以一符果一明器婢子背書

紅英二字在空舍柱穴中焚之乃絕

出北夢
瑣言



吳郡志卷四十五

江湖小禽亦肆其暴以害民之物乎俾生
靈死乎盜死乎飢吾不知安用馭者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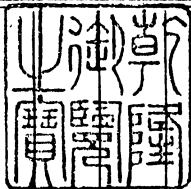
中和中有士人蘇昌遠居蘇州屬邑有莊去官道十里
吳中水鄉多荷芰一日見一女郎素衣紅臉若神仙
中人與蘇生相狎以莊為幽會之所生以玉環贈之
結繫慙懃數日檻前白蓮花開敷榮殊異俯而玩之
見花房中有物細視乃所贈玉環也折之遂絕
出北夢
瑣言

文德中京官張氏子寓蘇臺時往來丈人陸評事院為
一美人所悅久而心疑之又病瘠遇開元觀道士吳

守元云有不祥之氣授以一符果一明器婢子背書

紅英二字在空舍柱穴中焚之乃絕

出北夢瑣言



吳郡志卷四十五